

猪八戒

西游记

原著
改编
张 蔚
庄 方

八大戒



上

八大戒



这就是猪八戒的主人朱逢春，他为人忠厚，就是脑子不大灵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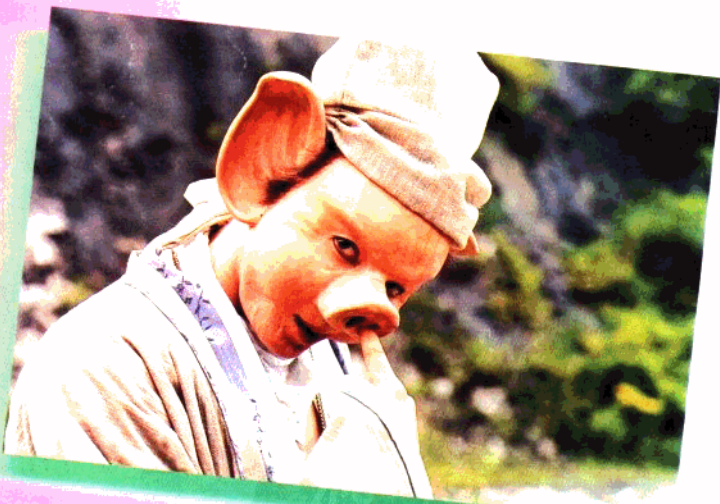
“我是神仙，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在小猪面前，太白金星也要炫耀他的神仙身份。



八大戒



脸上笑呵呵，暗中使狠招——太白金星和猫妖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怎么变成了一头猪呢？”八戒百思不得其解。



目 录

一、朱逢春善待聪明猪	(1)
二、小龙女出海寻恩主	(20)
三、太白金星追杀猫妖	(34)
四、风雨天妙妙上花轿	(42)
五、聪明猪替身朱逢春	(57)
六、猪书生八戒学做人	(70)
七、猫怪附身妙妙变妖	(81)
八、小黑店美女教八戒	(101)
九、猪八戒猫妙妙成亲	(118)
十、人妖难分龙女伤心	(139)



一、朱逢春善待聪明猪

正是吃早饭的时间，朱书生沐浴在晨光中来到猪圈，将手中提着的满满一桶猪食料倒进猪舍的大食盆里，漂着点点油花的菜叶子汤清香四溢。顿时，猪群拥动，五六张猪嘴拱进食盆争抢着猛吃，一张猪嘴抬起来，很响地打了个喷嚏。待猪群吃个半饱，朱书生便操起水龙头朝猪身上滋水，这是每日例行的“沐浴制度”，猪群躲闪不过，只好任由冲刷。其实，这些猪过得挺快乐。

不过，一只小猪却没有吃食，它冷傲地卧在一旁看着同类，它的脖子上挂着一只小铃铛，一晃头，小铃铛便清脆作响。小猪惬意地想：我也是一头猪，不过我不是一般的猪，我是天下最聪明的猪！这可不是我自封的，而是我经过长期比较观察出来的。通过观察，我发现自己有三大优点——一是胖乎乎，二是好可爱，三是特聪明。

一只小花猪跑到小猪面前，很奇怪地看了它一眼，水柱跟着滋过来，小花猪无奈，只好又跑回食盆边，水柱子跟了过去。

小猪不慌不忙地过来，看看盆里的食物，皱了皱眉，心里道：我们猪，吃完了睡，睡完了吃，吃完了再睡，睡完了再吃，就



像歌中唱的那样“吃过了早饭吃午饭，吃过了午饭吃晚饭”，活得相对清闲，不过，人们却都说我们懒！其实，就像太阳每天从一边升起、又从另一边落下一样，有时候会有阴天下雨，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洗洗澡、解解手什么的，干点杂事。日子还算得上小康，连人都羡慕我们幸福，因为我常听人说：“你看你，连猪都不如。”或者，“你看你，简直是猪栏的理想。”哈哈……

小猪想到这儿，猛地发现朱书生朝这边走来，它回头看了看，见猪群已卧地休息，不禁叹了口气道：这帮蠢猪！老板来了也不去打个招呼……跟主人搞好关系比什么都重要，除了我，没有猪知道这一点，咳，谁让我是天下最聪明的猪呢？

小猪站起身，将尾巴摇了摇，快步向主人走去，它仰头向上，恭敬地看着朱书生的脸，可内心却又忍不住讥讽道：我家主人名叫朱逢春，男，今年二十一岁，要说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别人都说他是人身猪脑，我也觉得是这样。他为人真是老实厚道，就是脑子不大灵光，有时候把人跟猪分得不太清楚，我们这一圈的一百单八猪一致认为他比我还蠢。唉，别提了，一想起去诊所的那件事我就脸红，简直丢死人啦！

说起去诊所的事情，现在已是全城的一大笑谈了。

那天正逢集市，街上人来人往，朱书生怀抱着一团用棉被裹着的東西，满头大汗，惊慌狂奔，嘴里大叫着：“救命啊，救命啊，它快死了，大夫，大夫，快救命啊……”喊声惊得路人驻足观望，人们惊诧地看着朱书生跑过。

有一人躲避不及，被朱书生撞倒在地，他大怒：“你赶着去吃屎啊！”

“对不起，对不起，”朱书生一晃包袱，“它快死了，您总不



能见死不救吧！”说罢眼泪便流了下来，再看怀中包袱，一看更急，低下头欲做人工呼吸：“唉呀呀，小宝贝儿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也不活了，唉呀呀！”

那人见他可怜，便不计较，只提醒他道：“孩子快死了还不赶紧去医院！”朱书生哦哦两声拔腿便跑，边跑边喊：“诊所！诊所哪！”

路人见状议论纷纷：“朱傻公子怕是又犯傻了。”

“不会吧？八成是他儿子病了。”

“他儿子？他要是儿子我把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要不是他侄子？看把他急成那样子，肯定是他的什么亲戚。”

“他亲戚？他要是有个像样的亲戚我给你学猪叫！”众人争执不休，有好事的便尾随着朱书生去诊所看个究竟。

诊所的候诊室外排着长长的队，众病人神色焦虑地等待就诊。诊室内，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医生正神色端庄地给一位病人把脉，朱书生气喘吁吁地冲进来，满脸泪汗交织地大喊：“大夫，大夫，救命啊，快不行了……”老医生看了看朱书生手上的包袱，微微皱了下眉。一位病人走过来拉住朱书生：“到后面去，没看见大家都在排队吗？”

朱书生抖动着怀中的包袱：“不行啊，它两天吃不下东西，喂它牛奶都不要，大家行行好，让我先看吧。”

“什么叫让你先看啊？你孩子牛奶不吃，我们孩子连人奶都不吃呢！”

朱书生给噎了一下，仍试图解释：“可，可它平常动不动就爱哼哼，这两天一声都不响了。”

“哼哼？我家孩子平常还唱歌跳舞呢！少废话，老实到后



面排队去。”

朱书生无奈，只得走向队尾，边走边轻拍怀中包裹：“乖乖，再忍一会儿，老天爷保佑……”忽然，怀中的包裹动弹了一下，朱书生一惊，一看包袱，又大叫起来：“不行了，回光返照啦……大夫，大夫……”说着他扭头冲进诊室，急切地对老医生说：“大夫！我急，急，急诊哪！”老医生神色一变，松开把脉的手，对那位看病的病人说：“劳驾，人命要紧，我先给他孩子诊治一下，请您先等一等。”

病人白了朱书生一眼，起身走开，朱书生慌忙坐下，手忙脚乱地去解怀中包裹，老医生见状也伸手帮他。

“小孩体弱，抵抗力差，有病要早治。”老医生关切地说。

“嗯哪。”朱书生支吾着。

“是第一次做父亲吧？”

“嗯哪……啊，不……”

包裹打开，原来是只小猪。众人全都呆住了，朱书生也有些不自然，他呵呵傻笑着还冲老医生作揖。

小猪却早已被捂得满头大汗，它一甩头，伴随着小铃铛的清脆作响，噼哩啪啦的汗珠子便溅了老医生一脸。

老医生一时被气得差点晕过去，他愤怒地抹着脸，喝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朱书生连忙赔笑脸：“大夫，求您给它看个病！”

“你！”老医生怒火更甚，“你——给我滚！”

众病人也一片哗然：“神经病啊，弄只猪来插队！”

可朱书生仍不依不饶地缠着老医生：“大夫，行行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救猪一命也得造，造几级浮屠啦！”说着搬起小猪蹄子直往老医生手里塞，“大夫，它五天没拉屎啦，



您看看它肠胃是不是有问题？您给把把脉，把把脉！您给人看病看得那么好，一头小猪，根本不在话下，只要您的手指头往它的蹄筋上一搭……”

老医生此刻已被气得浑身发抖，他手指着朱书生却说不出来。一旁的病人实在气愤不过，冲过来一把揪住朱书生：“把脉！把你娘个猪头啊，回去给它弄两斤巴豆，一升凉水，灌下去，立马窜稀，窜稀，你懂吗？”

朱书生理也不理地甩开他：“你又不是大夫，跟我说什么，我要问大夫……”

“老子是兽医！”病人大怒。

渐渐缓过神来的老医生这时发话了：“傻小子，你还是听兽医的吧，猪病我看不下去了，我倒是需要看看你的病！”

众人一愣，旋即意会，顿时哄堂大笑，倒是朱书生一脸认真地看了看老医生，又看了看兽医，经过一番考虑似的点点头，说：“好吧，大夫说听兽医的我便听兽医的。”这才抱着猪离开，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可怜捂在包裹里的小猪想四下看看却无半点勇气，无奈只得缩着头一动不动，内心里万般感叹：“唉！跟着这样的主人真是丢脸，逢春啊，你真是天下第一蠢猪！”

从医院里出来，朱书生的心绪稍稍平静了些，他抱着小猪在大街上走，几多疼爱地抚摸着小猪的头，劝道：“回去就好好吃药，要是再生病的话那个老大夫可就不管了。”

小猪半闭着眼睛似听非听，心里却颇不耐烦地反诘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哪，我一时心情不好，不想吃东西，你就说我会死掉！你以为我想死啊，我还想长命百岁哪！”

朱书生仍然在劝：“人要是不吃饭就会饿得慌，你要是不



吃饭也会饿得慌，还会长瘦的。”小猪暗道：“长不长瘦倒没关系，关键是不能让别人说自己是‘傻小子’！”

突然，噼哩啪啦的雨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路人见状纷纷躲雨，怀里的小猪一阵晃动，朱书生一惊：“怎么，你想自己跑啊，没门！”小猪更加剧烈地晃动，心里急得大叫：“下雨了，你这个傻蛋，还不赶紧找个地方避雨！”朱书生只好放下它：“脾气还挺拗，好啊，你跑吧。”小猪腾地跳到地上，四处看了几眼，见不远处有一个大帐篷，里面唧唧呀呀有说有唱，便径直冲了进去，朱书生迟疑了一下也跟了过去。

帐篷内一班人正在排演皮影戏《哪吒闹海》，本是排演，见一下子拥进这么多躲雨的人，便也正正经经地演起来。朱书生挤在人群中看得兴起，张着大嘴不时地鼓掌。小猪不以为然地白了朱书生一眼，在一旁的柱子上不紧不慢蹭起了痒痒。

皮影幕布上，哪吒脚踏风火轮，手持长枪舞动海浪。朱书生盯着幕布上的海浪，耳边仿佛响起巨大的浪涛声，他的思绪愈来愈模糊，恍然回到了童年的海滩……

波涛汹涌的大海边，少年朱书生正在弯腰捉螃蟹，忽然一个大浪打来，将朱书生狠狠地抛出好远，吓得他赶紧跑向岸边。又一个大浪打过来，将一条小龙甩到了沙滩上，小龙挣扎了几下，便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少年朱书生正在跑着，突然被一阵凄厉的怪叫声吓了一跳，急忙四下看去，只见一个少女躺在不远处的沙滩上，海浪无情地打过去，少女任由冲刷……

“公子爷，公子爷，你怎么又在这儿发傻啦！”一阵吆喝打断了朱书生的回忆，他醒过来一看，见家丁正在摇他的胳膊，雨停了，戏也散了，只剩他和猪还在帐篷里，猪已睡着。

“怎么啦？”他有些茫然地问道。“怎么啦，……到处找你



不着，二老爷和你岳母都快急疯了。”

“不许乱说！妙妙还没过门，不要随便把她娘乱喊。”

“公子啊，这还不是迟早的事吗？你怎么改变得了呢，再说说过两天不就是也得是、不是也得是了吗？你就快回家吧！”家丁说罢拉起朱书生就要走，见小猪还在睡觉，猛地踢了它一脚，小猪嗷地一声跳开，朱书生愤怒地喝道：“你踢它干什么？”家丁连忙赔笑脸：“我看它还在睡觉，想把它叫醒一道回家。”

小猪恨恨地看着他，心里说：“哼，说得好听，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一个臭打工仔！”家丁又欲踢猪，小猪见状麻利地一窜，心里道：“打不起狼躲得起狼，我闪！我闪！”家丁无奈，只得拉住朱书生，三个一起走回了家。

朱家大院沉浸在一片大礼前的忙乱中。

一位老裁缝把朱书生转来转去，用绳子和一截尺子在给朱书生量衣服，朱书生哭丧着脸，任由老裁缝摆布。

妙妙娘张牙舞爪地围着朱书生转圈，气势汹汹地点着朱书生的鼻子：“你别一提婚事就挂着个脸，我们家妙妙能嫁给你是你们家八辈子的福分！”

“我没挂脸啊，我的脸在笑啊，你看……”朱书生一挤笑容应付着妙妙娘，可巧这时老裁缝刚好一转朱书生的身体，朱书生便给了妙妙娘一个后脑勺。

“还真的是在笑啊，连后脑勺上都是褶子！”妙妙娘冷笑道。

一旁的朱老忠赶紧拉了拉朱书生的衣袖：“侄儿呀，别光傻笑，说几句中听的话呀！”

“我们家妙妙论模样真是万里挑一，”妙妙娘又忍不住自夸道，“她从小知书达理，孔子、老子、庄子都读过……”



“可不是咋的，”老忠接过话茬，“妙妙又孝敬老子，又学过庄稼活儿，想嫁谁家谁还不抢着要啊，现在她选中了咱们，你还不赶快说谢谢啊！”说完又暗暗扯了扯朱书生的衣袖。

朱书生故作糊涂地：“还要道谢吗？不是已经送了东西去妙妙家了吗？”

“逢春，你这话就不对了，”朱老忠生气地说，“什么叫送过去？妙妙是独生女，你是独生子，一结婚以后这些东西还不都是你的，那些彩礼什么的无非是从东屋搬到西屋而已。”

妙妙娘更是生气：“傻小子，你以为我们娘俩希罕你们的臭东西啊？告诉你，等妙妙过门以后，我们那边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全都搬这儿住。哼，要不是心疼女儿，好像老娘占了你有什么便宜似的。”

“二姨，你多心了，我不是这意……”朱书生“思”字还未出口，老裁缝手中的绳子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好家伙，脖子这么粗，看来领口得做大点。”老裁缝自言自语道。“逢春哪，我的乖女婿！”妙妙娘忽然换上一副柔和嘴脸，“你这两天不要瞎跑，好好在家准备婚礼，不要让我操心了，好吗？”

朱老忠在一旁也连忙帮腔：“说的是啊，后天妙妙就要出嫁，这是我们家天大的事啊，可你倒好，抱着猪满世界转悠，你是不是傻瓜？”

“亲家！”妙妙娘赶紧打圆场，“这不打紧的，拿喜事冲一冲就好了。我们家邻居的儿子原来也是一个傻瓜，比你们逢春还要傻上十倍的，结果一娶媳妇，脑筋立刻灵光了，现在就是跟逢春比也傻不了多少。”

“谁，谁傻呀？”朱书生一脸的不悦，老忠见状连忙拍拍朱书生的后脑勺：“逢春当然不傻！婚礼冲喜不是冲你的傻气，



是冲你奶奶的死气！”

这时，厢房里忽然传来一声老人长长的怪叫，几个人一愣，一起朝厢房看去。朱书生担心地说：“好像是奶奶在叫吧，我去看看。”说罢即朝厢房走去。

厢房里，奶奶躺在床上，面色安详，双眼似睁似闭，而嘴里却有气无力地念叨着：“要死了，没几天活头啦……”

朱书生、老忠、妙妙娘三人走到床边，朱书生关切地握住奶奶的手，问道：“奶奶，您好点了吗？”奶奶闻言忽然坐起身来，一看老忠，神色顿时紧张：“阿巩，你来了就好啦。”说话间向老忠伸出手去，老忠迟疑片刻，走到跟前。

“阿巩啊，娘有个事要跟你说说。”奶奶扯住老忠的手说道。

“娘啊，你又认错人了，我是阿忠，不是大哥！”阿忠急着想逃脱，可奶奶的手仍然抓着他：“阿巩啊，娘不跟你开玩笑，娘说的是正经事儿。”奶奶说到这儿警觉地四下看了看，接着道，“你可要防着你弟弟阿忠……”老忠大吃一惊：“娘……”“阿巩，你别喊！听娘说，阿忠早就惦记着要夺你的财产，这几十间房，几百亩地，还有那几十头猪，他都算计着呢。”

老忠有些尴尬地看看朱书生，不自然地讪笑着说：“逢春，人老了就犯糊涂，你奶奶有时候爱说胡话，你说二叔我能抢你爸爸的财产吗？你说房子我没有，还是地我没有？猪我们家也有啊！是不是？……不就是少点吗！唉，人老了，大白天里说胡话是常有的事，逢春啊，你千万不要偏听你奶奶的啊！”

没等逢春回答，一旁的奶奶又自顾说道：“唉，人一老，就成仙，什么事都看得明白！逢春哪，逢春……”

“奶奶，我就在您旁边啊，我不是正拉着您的手吗？”



“瞎说！是我拉着你的手！可你的人在哪呢？”奶奶说着话身子便朝窗外探去，“逢春，逢春……你别走得太快，奶奶赶不上你！”

窗外传来一阵清脆的铃铛响和小猪的哼哼声。

朱书生连忙说：“奶奶，您看错了，那不是我，是小乖。”

“哦，小猪这两天还好吧？”

“它身体有点小病，我刚带它去看过大夫。”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听兽医的。”

“那兽医怎么说？”

“兽医说给它吃巴豆、喝凉水，它就立马窜稀。”

“唉……”奶奶听完朱书生的话不禁长叹，“你也真傻，怎么能带它看兽医呢？那兽医只会医人！”

一旁的妙妙娘实在看得不耐烦了，便插话道：“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两人说话有一搭没一搭！”说完抬腿欲走。

“二少奶奶，你不能走！我们这点家底儿还得靠你收拾，你一收拾，就更乱七八糟了。”奶奶冲着妙妙娘说道。

妙妙娘四下看看，有些奇怪地问：“这是说谁呢？我又不是你家的二少奶奶。”

“谁心虚就是谁喽——要当心哪！”奶奶意味深长地说道。

“老太太，”妙妙娘有点恼羞成怒地，“你这话我听着可不高兴，咱们有话说在明处，甬在这儿指桑骂槐的。”

“唉……”奶奶长叹了一口气，道，“老巩啊，你快管管你媳妇吧……”

老忠见状赶紧拉了拉妙妙娘：“亲家呀，别生气，啊？亲家！你看她又把你当成我嫂子啦！”



“婚事还不见得能成呢，就亲家长亲家短地叫着，还拉拉扯扯，不怕人家笑话！”奶奶冷冷地说着她的话，说罢看也没看他们一眼便自顾躺下。

妙妙娘简直气红了眼睛，她恶狠狠地扔下一句“一家老小糊涂蛋！”便摔门而去。

“走得好，走得好，”奶奶躺在床上自言自语着，“逢——春，这名字起得好啊，”说着拉过朱书生的手，“赶明儿你有了儿子就叫逢春，春打六九头，起个好名儿能活个大岁数，别跟你似的，早早的就没了。”

“娘，”老忠赶紧插话道，“他就是逢春。”

奶奶恍然大悟似的一愣：“哦？你就是逢春哪，那你身上一定有个猪牌，快让奶奶看看！”朱书生连忙从胸口掏出挂着的猪牌递给奶奶。

“逢春哪，这可是传家宝，是用来找媳妇的，千万不能丢，你要是弄丢了，媳妇就会跟别人跑了，知不知道？”

朱书生诧异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可是后天，后天妙妙就要嫁过来啦！”

“她嫁她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要管！”

“可是……”

奶奶不等朱书生说完就一推他的手：“我累了，你们都走吧，让奶奶自个儿歇会儿。”说罢就睡了起来，不一会儿便起了鼾声。朱书生无奈地看了看奶奶，只好和老忠退了出来。

朱书生家正房。

妙妙娘正坐在桌边生着闷气，老忠笑咪咪地走了进来，凑到妙妙娘耳边亲热地叫了一声：“亲家！”

“你别亲家亲家的，婚事还不见得能成呢，乱叫什么！”



妙妙娘学着老太太刚才的腔调气狠狠地说。

“亲家母，消消火，我娘她老糊涂了，你怎么跟她一般见识！”老忠努力讨好着。

“我看你才是个老糊涂！”妙妙娘余怒未消，“你娘一点都不糊涂，她是嘴上装傻，心里明白。”

“亲家！我娘她再明白还能明白过你吗？你想想，我娘是个老不死，小逢春又傻里傻气，这里有我里里外外为你们跑腿，等妙妙一嫁过来，这个家不就成了你们的吗！”

老忠的一番诚意终于打动了妙妙娘，她阴险地笑了。

“你们家怎么尽出些废物啊？”妙妙娘斜瞅着老忠挖苦道。

“我们要不是废物，你老人家也看不上啊！”老忠满脸堆笑地附和着。说着话，老忠从怀里掏出一本帐簿和一只小算盘，“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只要妙妙一过门，我们的计划就算大功告成了！”

“老忠啊，这些日子你忙前忙后的辛苦了！”

“亲家，这不算什么！”老忠一晃算盘接着道，“俗话说得好：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

妙妙娘阴阴地一笑接过话茬：“想到不如拿到，一拿到就是不少！”

老忠兴奋得脖子发红，他趁机摸了下妙妙娘的手说：“亲家，我把他们家底全搞来了，来，咱们合计合计！”

妙妙娘警觉地四下看看，见屋外没什么动静，这才放心地回来。老忠对着帐簿打算盘，妙妙娘在一旁看着，透出一脸的贼光。

“三下五除二，六去四进一，亲家，总共是十八头牛，你十头我八头；东少西边补，你少我不服，亲家，总共八百六十三亩



七分地，你拿大头四百三十二亩四分，我拿小头四百三十一亩三分。亲家！你看这么分是不是很公道？”算盘声落，老忠已算得头头是道。

“不行！不能这么分！”妙妙娘急得声音都变了调，“老忠你给我听好，老娘活这么大岁数了还没见过谁敢跟我论公道！我告诉你：所有财产，妙妙先分一半，然后，我七你三，分剩下的。”

“可是……”老忠苦着脸想争辩。

“没什么可是，就这么分！我只要你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老忠摸了摸脑门上的汗，踌躇半晌，终于点了点头：“哦，行、行，当然，一切都听亲家你的。”

正是吃晚饭的时间，猪舍内群猪吃得正欢。唯有小猪不吃不喝，独自一个呆在角落里想着心事，它面前的食盆已装得满满的。小花猪跑过来，来不及向小猪打个招呼便一头趴到小猪的食盆里叽哩咕噜地猛吃起来。小猪看了她一眼，懒得理睬，心里想：“哼，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品种，让你吃你也吃不胖！”这时，朱书生走进猪舍来找小猪。小花猪看见主人，急忙跑开；小猪抬头看看主人，轻轻地摇了一下屁股，似乎纯粹是出于礼节。

朱书生蹲下身来，轻轻地拍着小猪的头说：“小乖，怎么不吃哪？你不饿吗？”小猪瞄了他一眼，又垂下眼皮，心里说：“不饿才怪呢！你给我饭里下药，害得我不停地拉稀，不信我给你吃两斤巴豆试试？”

朱书生又轻轻抚摸小猪的脖子说：“小乖，你的病还没好，